

# 舒伯特作品中的流浪者意象与情感动机

## ——以《降 E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为例

汤思睿<sup>1</sup>

（吕贝克音乐学院，德国）

### 摘要：

舒伯特的《降 E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D. 929, Op. 100）是其晚期的代表作。这首作品不仅在体裁与审美上超越了室内乐的传统模式，同时也反映出其个人境遇与时代环境的深层矛盾。本文以‘流浪者意象’和‘情感动机’为分析视角，从文化背景、曲式结构和动机分析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通过联系舒伯特生命晚期的身心困境、贝多芬逝世所带来的压力以及彼德迈尔时期维也纳的社会文化背景，阐释作品所承载的时代性疏离与精神困境；第二，结合四个乐章之间的动机呼应与循环再现，让作品在整体结构上塑造出一种超越功能性娱乐的音乐叙事；第三，通过对第二乐章旋律构成、和声转换与节奏变化等音乐动机的分析，揭示舒伯特音乐中的流浪者意象与疏离感。本研究认为，该作品既是舒伯特个人生命经历的艺术化呈现，也是十九世纪初欧洲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从而使其在音乐史上获得超越性的意义。

**关键词：**舒伯特；第二钢琴三重奏；音乐文化分析

### 1. 引言

十九世纪前期，奥地利作曲家弗朗茨·舒伯特在西方音乐史上扮演了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他以其大量的艺术歌曲与室内乐作品，既继承了古典传统的严谨结构，又将旋律的抒情性与诗歌的意境深度融合，极大地拓展了浪漫主义音乐的表现疆界。特别是在室内乐领域，舒伯特将原本服务于宫廷沙龙的重奏体裁，转化为能够包蕴深刻个体情感与独特审美涵义的艺术载体。其中，创作于 1827 年的《降 E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D. 929, Op. 100）以其宏大的规模、交响性的构思以及强烈的情感对比，被公认为其晚期代表作，并显著提升了钢琴三重奏的艺术品格。

然而，当前学界对该作品的研究，或侧重于其本体结构技术分析，或集中于某乐章的演奏诠释，尚缺乏一个能够有机融合音乐文本、情感表达与社会文化语境的整体性视角。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引入“流浪者意象”和“情感动机”这一相互关联的分析概念，对《降 E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进行深入解读。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音乐细节分析与宏观的文化历史阐释相结合，从情感动机层面分析作品的曲式结构。本研究不仅期望揭示这部杰作如何将个人痛苦升华

<sup>1</sup> 汤思睿，贵州贵阳人，德国吕贝克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钢琴表演、音乐教育研究，tangsirui126@gmail.

为具有永恒意义的艺术表达，也旨在为舒伯特晚期音乐研究提供一种新颖视角，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其音乐中“流浪者”形象的深刻内涵及其在音乐史上的超越性价值。

## 2. 舒伯特钢琴三重奏的艺术地位

被誉为“艺术歌曲之王”的十九世纪奥地利作曲家弗朗茨·舒伯特承前启后，以大量艺术歌曲和室内乐作品奠定了其在西方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不仅继承并发展了古典传统的严谨结构，还将旋律与诗意深度融合，拓展了浪漫主义音乐的表现疆界；同时，将原本服务于宫廷与沙龙的重奏体裁转化为包蕴深刻个体情感与独特审美涵义的艺术之作。特别是《降B大调钢琴三重奏（D. 898）》与《降E大调钢琴三重奏（D. 929）》这两首钢琴三重奏被视为其室内乐创作的代表（John M. Gingerich, 2014）。作于1827年的《降E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不仅以规模与构思彰显出交响性的广度，而且通过强烈的情感对比与悲剧化的表达，提升了钢琴三重奏的艺术品格。正如舒曼在评论中所指出的，这部作品兼具痛苦与抒情的气质，使钢琴三重奏体裁摆脱了单纯的“客厅娱乐”功能，呈现出如心灵戏剧般的艺术深度，并成为理解舒伯特晚期心灵世界与时代氛围的重要窗口（柳慕百慧，2023）。

## 3. 作品创作背景概述

《第二钢琴三重奏》创作于1827年11月，这一时期对舒伯特而言既是生命急剧衰败的阶段，也是艺术力量迸发的时刻。一方面，从个人境遇来看，自1823年患重病后，他长期承受身体的折磨与经济拮据的压力。疾病的阴影使其晚期作品中逐渐呈现出沉稳、忧郁与柔和的色彩，取代了早期的明快与轻盈（高艳，2024）。然而，他的创作力却在肉体衰败之时空前迸发。《冬之旅》、《c小调弦乐四重奏》、《“未完成”交响曲》，以及本作品都在这一时期完成。死亡的逼近，使这些作品弥漫着对生命的深切眷恋与难以排解的悲怆。

另一方面，1827年3月贝多芬去世给舒伯特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他不仅是送葬者，也是最为深刻的见证者。舒伯特深受贝多芬音乐中的精神力量与英雄气概影响，并把这一感受全部灌注到了《第二钢琴三重奏》之中，使之拥有了理性的结构以及强烈的戏剧性。但同时，他并非直接效仿贝多芬，而是将其化为内心独白式的抒情性交流。他以旋律为核心，开创了区别于“贝多芬命运抗争式”的另一种表达，即个人与孤寂对话的音乐情境。

与此同时，维也纳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作品也有很大的影响。彼德迈尔时代是梅特涅执行保守统治的时期，政治气氛压抑而无言论自由，中产阶级醉心于安逸的家庭和沙龙式的氛围。温情柔美的背后，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人们的压抑与精神的流荡。舒伯特身边的诗人、画家、音乐家朋友群体正是这种矛盾心态的典型代表。尽管这部三重奏最初是为一位富商之子而作，以

满足中产阶级业余爱好的需求，且带有筹款目的。但作品深沉的精神内核与沙龙化表象形成了强烈反差，折射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阶层普遍的焦虑与疏离感。

#### 4. 作品整体音乐结构与特征

该作品在音乐结构与情感层面的铺陈中，体现了舒伯特表达个人内心世界并塑造流浪者意象的艺术构思。《降 E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虽承袭古典室内乐的体裁传统，却在主题布局、调性关系与循环手法的运用中展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本节将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一，对四个乐章的整体结构特征作概览；其二，结合谱例，对旋律线条与和声走向进行具体分析，以揭示该作品在形式逻辑与情感表达上的双重含义。

##### 4.1. 曲目结构概览

《降 E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D. 929, Op. 100)采用完整的四乐章结构，其宏大的体裁格局与内在循环关系构成了全曲的显著特征。

第一乐章为降 E 大调的快板乐章，采用典型的奏鸣曲式，以齐奏和附点节奏的号角式动机开篇，形成庄严而富有张力的气势，随即迅速引入忧郁而动荡的发展部，这与抒情的旋律声部构成对比，展现了个人情感在命运面前的挣扎。这个乐章不仅继承并发展了古典主义奏鸣曲式的传统，还注入了全新的抒情与戏剧性因素，将交响性的特质融入室内乐的形式之中。

第二乐章为 c 小调的行板，由钢琴声部持续的“行走型”低音奠定了平稳的节奏背景，而弦乐奏出哀婉旋律，营造出孤独、内向的“流浪者”意象。同时其中引用自民歌的主题在舒伯特笔下被赋予更强烈的主观抒情性与凝重的哲思意味，使此乐章充满了思辨性。

第三乐章为谐谑曲，开端以卡农手法层层递进，声部间形成类似于“追逐”的音乐关系，体现出作曲家对复调技法的娴熟运用。中段则转入质朴的田园化舞曲风格，节奏清晰而重音鲜明，呈现近似民间舞蹈的质感。并在织体中引入第一乐章的重复音动机，民间舞曲般的跳动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既展现了炽热的内心世界，也暗示了面对沉重与忧郁生活的挣扎。谐谑曲与行板的鲜明对照，不仅丰富了全曲的性格层次，也进一步加强了作品整体的循环呼应。

第四乐章为降 E 大调的中庸快板，以回旋式展开，并在八六拍与二二拍拍号的交替中形成独特的节奏色彩。其中一支副主题带有仿钦巴隆琴的音型联想，赋予音乐民族化的色彩效果。整个乐章两度回引并变形处理第二乐章的主题材料，与终乐章主体材料并置或作对位结合，形成跨乐章的循环统一。全曲在降 E 大调的辉煌齐奏中结束，这种‘辉煌’的音乐色彩既象征作曲家精神层面的胜利，也回应了公众对沙龙音乐的期待，同时寄寓着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乐曲最终实现了个人抒情与结构整合的双重升华。

##### 4.2. 音乐特征分析

#### 4.2.1. 旋律的歌唱性

旋律的歌唱性是舒伯特作品的灵魂。作为“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善于将声乐性的旋律语汇融入器乐体裁，赋予其深厚的抒情张力。这首作品中，旋律线条柔美而流动，情感真挚，仿佛忧伤的歌者在流浪过程中的低吟与诉说。第二乐章的主题尤为典型，它由一种“行走”般的低音伴奏和歌唱性极强的旋律形成近似“无词歌”的效果（见图 1），直接触动人的心灵。柳慕百慧在其研究中指出，这种旋律的声乐化不仅是舒伯特晚期风格的重要体现，更要求演奏者在呼吸与句法的处理上接近声乐演唱，从而使“旋律在器乐中歌唱”（柳慕百慧，2023）。傅红在讨论《降 B 大调钢琴三重奏》（D898）的演奏时亦强调，舒伯特在给自己朋友的书信中这样描写他本人的钢琴演奏：“我双手下的琴键仿佛开始歌唱了……”，这种特质在 D. 929 中更为突出（傅红，2009）。正是这种旋律的歌唱性，将舒伯特内心的孤独、彷徨与细腻刻画得淋漓尽致。



（图 1）

#### 4.2.2. 和声与调性的构思

和声的丰富性强化了舒伯特作品中流浪者意象的情感起伏与内心张力。舒伯特擅长通过突发转调、远关系调性的引入以及大小调的瞬时切换，营造出不稳定性与紧张感，使听觉体验在光影交替中呈现出戏剧性效果。例如，第一乐章中由明亮的降 E 大调转向温柔的降 B 大调副题；第二乐章中主调与关系 c 小调相对照，并在部分段落游移至 e 小调等远关系调域。此类调性变换生动再现了音乐情绪的多样变化，在增强色彩表现力的同时，也赋予了叙事性的内涵。李晗在研究《降 B 大调钢琴三重奏》（D898）时指出，舒伯特在室内乐中往往保持近关系调的总体格局，却在单乐章内部大量引入三度音程关系与同主大小调的转换，从而生成浪漫主义色彩的听感（李晗，2014）。高艳在研究舒伯特晚期钢琴作品时进一步强调，小三度关联与突兀转调常常成为营造“悲情色彩”的核心手段，这在 D. 929 的第二乐章与终乐章中均有鲜明体现（高艳，2024）。这种“色彩化”的和声布局，使得作品在感性与理性层面上都呈现出复杂而深沉的张力。

### 5. 第二乐章“流浪者意象”情感动机的具体分析

在舒伯特的《降 E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D. 929）中，第二乐章无疑是这部作品中揭示其创作意图与精神内涵的核心篇章。该乐章因其独特的抒情气质而广为流传。其中的音乐主题旋律源

于瑞典民歌《太阳已落山》，大提琴在钢琴声部如行军般的伴奏织体上演奏而出，仿佛独自诉说的咏叹调，塑造出孤独的“流浪者”意象。随着音乐展开，中段转入明亮的大调，小提琴与钢琴以三连音营造出短暂的温暖的音乐氛围，但最终旋律回归阴郁的小调，并在极弱的下行音阶中消散，象征希望与幻灭的交织。然而，这种不断的调性转变和若隐若现的小调旋律也体现出了现实世界的虚假欢愉以及内心世界的撕裂与矛盾，展现了艺术家超越时代的疏离感。

### 5.1. “行走”的音乐动机与文化意象

十九世纪初，随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结构的变革，浪漫主义美学把重点放于个人经验和情感创造上，并摒弃过度理性化及程式化。这一思潮促成了文学与音乐中“流浪者”形象的广泛出现，成为现代性疏离与异化的文化隐喻。舒伯特在第二乐章开篇即以钢琴稳定、沉重的八分音符节奏型贯穿全曲（如图 3 所示），如同机械却无法停歇的脚步，不仅构成了乐章的结构基石，也形成了强有力的音乐意象。柳慕百慧在其演奏分析中指出，这一节奏型贯穿始终，是音乐最具辨识度的动机之一，具有凝聚和推动全曲的作用（柳慕百慧，2023）。它所刻画的“流浪者”（Der Wanderer）形象，与舒伯特的同名艺术歌曲《流浪者之歌》（D. 489）相互呼应，其中“我来到这里，默默无声，我是一个陌生人，依然是一个陌生人”的歌词与该作品中的孤寂流浪的氛围形成深刻呼应，同样反映了当时的艺术家逃避现实与追求自由的精神需求。



（图 2）

### 5.2. 民歌主题与永恒的乡愁

在“行走”的节奏型之上，大提琴和小提琴分别演奏了源自民歌的核心音乐主题。民歌具有一种朴实的情感，仿佛歌者的哀叹，传递着人类共有的哀伤。然而，舒伯特没有仅仅停留在田园的回忆上，而是以 C 小调这一具有忧郁特性的调性来烘托并深化其情感内涵，使之呈现出更深层次的心理寓意（如图 3 所示）。舒伯特擅长运用小三度关联与突兀转调常常成为营造“悲情色彩”的核心手法，使单纯的民歌旋律变成了无法回归的永恒乡愁，展现了对失落家园与理想彼岸的无尽渴望。



（图 3）



5. 2. 调性布局与内心冲突

第二乐章的音乐情感波动并非线性上升或下降，而是在绝望与慰藉、黑暗与光明之间不断徘徊。在调性上，C 小调（主部）、C 大调和降 E 大调（插部）不断交替，冷峻的小调与短暂的大调光芒形成强烈反差。李晗在对舒伯特钢琴三重奏的研究中指出，舒伯特常通过调性对比来模拟心理波动，形成内在的戏剧性张力（李晗，2014）。每一次大调的出现都是短暂的亮光，紧接着又遭遇更黑暗的侵袭。从而形成了一个“光明—黑暗”循环结构。这不仅体现了舒伯特因疾病而生的心理挣扎，也表现出他在面对命运时的复杂情感。第一乐章亦有类似的印证，在降 E 大调军号般辉煌的音乐开篇之后，旋即出现忧郁的发展与不安的展开部（如图 4 所示），展现了外在荣耀与内在忧愁的并存。



(图 4)

在谐谑曲与终乐章中，前两个乐章的阴影依旧回荡，使得悲怆成为全曲的深底层底色。该作品 (D. 929) 中借助于循环调性、主题回引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无法抗拒、无法逃避的宿命感，构成了作品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蕴 (如图 5 所示)。



(图 5)

6. 结语

《降 E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D. 929) 不仅是一部室内乐杰作，更是舒伯特在生命最后阶段用音乐写下的精神自传。从社会文化背景层面，通过这一音乐意象表现出十九世纪维也纳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的失落与精神世界的疏离，使这种情感成为全人类共有的迷惘隐喻，以及不同时代对自身价值的深刻反思。同时，在曲式结构上整体前后呼应，在严谨的框架中注入深刻而丰富的

个人情感。最后，他将作品的声乐性融入器乐体裁作品，以大量歌唱化的旋律手法塑造出孤独的、漂泊的‘流浪者’意象，并把个人的痛苦、乡愁的情绪动机与命运抗争的力量转化为超越个体的音乐象征。正因如此，这部作品所揭示出的“流浪者意象”，既是舒伯特自身的命运悲剧，也是当时社会疏离感的真实写照。在这样一个被遮蔽的时代与群体疏离的氛围中，舒伯特以深沉的旋律和细腻的乐思激发出对人类共同困境的共鸣，即孤独的绝唱、独白的哀愁与对生命本质的追问。

## 参考文献

- 柳慕百慧。 舒伯特〈降 E 大调钢琴三重奏〉(D929)钢琴演奏与器乐合作分析[D]。 青岛：青岛大学，2023。
- 高艳。 舒伯特晚期钢琴作品中的“悲情色彩”及演奏表达——以〈三首钢琴曲 D. 946〉为例[D]。 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24。
- 傅红。 如何演奏室内乐(一)——舒伯特〈降 B 大调钢琴三重奏〉(D898)[J]。 *钢琴艺术*, 2009(2):47-49。
- 李晗。 舒伯特〈降 B 大调钢琴三重奏〉(D898)创作特征及合作研究[D]。 武汉：武汉音乐学院，2014。
- 陈青。 舒伯特〈降 B 大调钢琴三重奏〉(D898)探析[J]。 *音乐天地*, 2021(6):50-52。
- Gingerich J M. The E-flat Piano Trio, Schubert's career, and its two last movements[M]//Schubert's Beethoven Proj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DOI:10.1017/CBO9781139032193.012.

## The Wanderer Imagery and Emotional Motivation in Schubert's Works: A Case Analysis of the Piano Trio No. 2 in E-flat Major, Op. 100, D. 929

Tang Sirui

**Abstract:** Franz Schubert's *Piano Trio No. 2 in E-flat Major, Op. 100, D. 929*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his late period. This composition not only transcends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chamber music in both form and aesthetic conception but also reflects the profou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composer's personal situ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of his time. Taking "wanderer imagery" and "emotional motivation" as the main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work from three aspects: cultural background, formal structure, and motivic analysis. First, by relating the Trio to Schubert's late-lif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he pressure caused by Beethoven's death, and the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 of Biedermeier Vienna, the paper interprets the sense of historical estrangement and spiritual dilemma embodied in the music. Second,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motivic correspondences and cyclical recurrences among the four movements, the study reveals how the work constructs a musical narrative that transcends the function of mere entertainment. Third, an analysis of the second movement's melodic structure, harmonic transitions, and rhythmic variation exposes the imagery of wandering and the emotional distance underlying Schubert's musical express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is work is both an artistic reflection of Schubert's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and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thus granting it a transcendent significance in music history.

**Keywords:** Schubert; Piano Trio ; musical culture.